

# 戲院廣告畫末代宗師 姜志名笑談泛黃師徒情

訪談錄

撰文：潘天惠 alessloppoon@hkej.com

姜志名 (Jimmy)，年僅 15 歲輟學，拜師學繪戲院廣告畫，作品如恒河沙數，處子作是打破香港開埠票房紀錄的《半斤八兩》，前後在進行投放了 20 年青春，直至九十年代初開班授徒，執起教鞭，冀把所學所得傳授開去，用餘溫照亮後人，以免「絕學」失傳。

「最記得有一次，我同師父同坐一輛小巴，開頭我倆之間坐得遠，突然他問我最近學成點，一時間不知所措，師父慢慢靠過來：『呢個階段係辛苦啲，昇心機啲！』只是幾句鼓勵說話，卻有陣暖意湧上心頭。」幾十年過去，他未忘清瀟瀟的師徒情，淡然卻深刻，宛如昨日發生。



戲院廣告畫大師姜志名相隔 26 年後重出江湖，希望為港人帶來美好的舊日回憶。(吳楚勤攝)

姜志名是典型的藝術家，散發一種逼人的藝術氣息。



姜志名小檔案

出生年份：1958  
家庭狀況：已婚，育有兩子  
職業：藝術工作者  
興趣：繪畫創作、欣賞音樂  
座右銘：謙卑、自律、尊重

本港戲院廣告畫末代宗師姜志名，今年七月正式退休，離開香港演藝學院，「以前個性內向，講一句話要思考好幾秒，相信教書初級學生也不明我在堂上說什麼，哈哈。」畢竟是藝術家，行走江湖幾十年，他身上沒有粗獷粗氣，反而有一種溫文爾雅的藝術氣息，訪問開始的時候也略帶羞澀。

「小時候，我喜歡畫畫，爸爸的正職是司機，兼職是臨時演員，因而認識了製作電影廣告畫的行家。」有一年的暑期工，他就是進入了戲院廣告畫公司，大開眼界，在心中留下了擦不去的烙印，到 15 歲索性輟學投身「社會大學」，開始戲院廣告畫學生生涯。

「中幾？不是中學，小學畢業就出來打工，因為無心向學，小學都重讀了幾年，啊阿！」姜家一家十口，他排名第三，前面有兩個姊妹，她露出理所當然的表情，「大家真是熱鬧，但是父母無時間理你，大家姐年僅 12 歲就入工廠打工賺錢。」

一日為師，終生為父，這種傳統師徒觀念，今日已成過去式，但在人情味濃的社會，的的確確存在過，而且也溫暖了一代人的心扉。「師父不是打到你飛起，而是開到你飛起，最厲害的是，他不用講粗口，也能帶來一樣的殺傷力！」他一邊說一邊哈哈大笑，雙眼眯成直線。

## 師父遠距離落指令

姜志名在工場與 10 多名徒弟，夥計一齊無間做，平時根本接近不到師父劉煒堂，遠論要獲他指點幾招親授武功，「他大部分時間遠距離落指令，各有各做，但晚上我會留低練畫，師父心情好的時候經過會睇我兩句，『嘩！阿名，點解落咁多顏色……』」

多顏色……」如果他看完你的畫不發一言，然後落街消夜，等於讚賞你，哈哈！」

「師父也會問你消夜？」記者當時會翻覆。

「不不不，是師父自己落街消夜，如果我叫我一齊就不得了，也未必食得落。」那時候，「師父」兩個字，地位超然，現代人恐怕難以想像，他想想說：「印象中，我們從未試過一齊消夜，好似試過有次一齊去喜宴，但是我一齊住，所以平日晚上會一齊食飯。」

做人徒弟甚艱辛，吃苦是基本條件，他每一日平均做 10 多個小時（連經常開夜），頭幾年都是搬搬抬抬、釘板、上色等等，根本無機會繪畫，他笑言：「初頭我是俾佢抽，要撈一塊 6 呎乘 4 呎的木板上二樓，又要轉梯，其實已經唔容易，一班男仔過家會鬥得得多，慢慢訓練到好身體，為日後的密集式工作做好準備。」

姜志名試過把人當成英文片名，鑄成大錯，但師兄弟齊上齊落，一起想辦法盡快改過：有一年打風，這班頑皮男生到意讓木板被吹走，撈少一件得一件，但翌日師父飲茶時發現尾被吹走的木板，又命令他們一件件撈回來。

「那段日子辛苦，但開心，尤其當年不靠手搵過，面對面說話的溫暖是取不下了。」他家住彩虹邨，工場在香環，境況與今日的外國留學生相似，「畢業路途遙遠，搭車、搭船再搭車，過家要兩個月回家一次，師父家就等於第二個家，就算之後開公司，也會每年回去探望師父。」這時他刻意停了一下，作狀抹一抹嘴才說：「西環未填海之前，我們一班師兄弟經常在海邊捉泥鰍，然後拿回去給師母煲粥，想起就流口水。」

## 被欽點畫《半斤八兩》

學師第四年，師父去旅行前欽點他為許氏兄弟的《半斤八兩》揀片，「那是第一次一手一腳完成的作品，滿足感是其次，最重要是得到別人的肯定，也是繼續走下去的動力。」再過幾年，他才自立門戶，開公司製作戲院廣告畫，師父親手寫了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6 個字給他，也成為他畢生的座右銘。

以前的大戲院，影片上得快落得更快，新戲寶如輪轉，加上七八十年代宣傳方式有限，片商往往落重本在廣告畫製作上，這一行基本上是應接不暇，一般情況，每幅作品平均均有一小時或個半小時給你完成，一定要團隊合作，一個人是不可能完成得了，但當你開公司之後，內心就會不停掙扎，既想花時間做好一點，同時又要計算時間成本，按時做好自然會影響收入。」

最風光的日子，姜志名每月可賺 2 萬元，差不多等於今日月入 10 萬元有



1993 年，姜志名已到演藝學院任教，桃李滿天下，圖為一眾「入室弟子」。(受訪者圖片)



姜志名在教會認識妻子，成家立室初期，自己的公司開張不久，家庭事業兩頭忙，圖右為大兒子。(受訪者圖片)

多，「後生仔沒有未雨綢繆的理念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過，如果我是懂得理財的人，或者早已離開這一行……買了第一層樓之後，鄰居律師叫我買多層樓收租，我都充耳不聞，哈哈！」

他是基督徒，在教會邂逅太太，開公司不久就成家立室，事業家庭兩頭忙，「我不擅辭令，又不是靚仔，結到婚已經好難得……自覺忽略了家庭，後來就算 afford 到開工作室，也寧願在家中作畫。」

坦白說，藝術家的伴侶是幾難受的，有時食飯叫你 10 次都聽不到，你經常不出聲又以為你黑面，本身只是關心你，到頭來變成痛罵你。」他對太太的感激之情，不言而喻。

## 用唱碟歌點醒學生

九十年代初這一式微，姜志名計劃轉型，專門為豪宅的家居做設計，用手工在家具上作畫，但他還未將計劃付諸實行，演藝學院便邀請他擔任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舞台繪景系講師，於是他在 1993 年開始離開電影廣告畫行業，華麗轉身。有別於一般藝術家，他被問到最滿

意的作品時，不會回答「未出現，下一幅」這種虛浮答案，而是親切地說出《英雄本色》和《東方不敗》(《笑傲江湖》《東方不敗》)的名字，「我都會喜歡《法內情》，主角劉德華同葉德嫻的用色與原來照片不太一樣，那階段開始才算是真正的創作，而非按照片複製出來。」

或因如此，他在不斷自我沉澱的過程中，領悟到如何點醒學生，「當年我們是邊做邊學，身邊人都是師傅出來，但是學師過程中缺乏系統化訓練，師父講一句話，你要反覆思量：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即是想我點做？」

「幾年，有個學生用色偏黃，主要在對比上出了問題，但是你怎樣講解，他就是不明所以，後來，我給他聽了關奕格翻唱的《讓一切隨風》(鍾鎮濤原唱)，馬上醍醐灌頂，進步神速，所以，我認為藝術本身具有互透性，也是教藝術的作用。」他滿意地點頭。

今日，姜志名的作品重現人前，重新 connect 了一代人，或許笑中有淚，或許感觸良多，也勾起那些年影響世代的繁華憶記。

## 集體開心回憶

想當年，姜志名在高峰時期，每日要跑超過 10 間戲院，試過一個月之內趕起逾 1000 塊 6呎 x 4呎的戲院廣告畫板，速度驚人，「有幸見證到一個美好的年代，也目睹一個年代的消亡。」他咧嘴笑道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九龍城舊集本港大部分製片廠，首間本地電影製片廠「國家片場」進駐九龍也是在此區，KCP 九龍城廣場延續「全齡、傳承、擁抱愛」主題，以「光影聖誕城」展覽還原大戲院文化舊貌，姜志名退出 26 年後重出江湖，再執畫筆。

「這個展覽吸引我的地方是，可以勾起一代人的集體回憶，一齊懷舊時的開心、溫馨回憶，算是一種回饋，也是精神的延續。」他一字一句

地說。

工業時代，我做故我在，姜志名坦言當時根本沒想什麼薪火相傳，文化保育，「八十年代中是戲院廣告畫的最後高峰，八十年代尾慢慢開始走下坡，電腦噴畫和迷你戲院對整個行業造成雙重打擊，加上香港人生活節奏急迫，接受能力很強，戲院廣告畫很快式微，而當時社會對保育歷史文化的意識薄弱，以致大家也只是眼巴巴看著時代巨輪碾過去。」

話說回來，他小時候住在彩虹邨，經常與父親路過九龍城，他感嘆道：「以前的彩虹邨，雨後真是會見到彩虹，現在氣候變了，周圍的建築物多了，『彩虹』只能在外圍上呈現出來。」



姜志名希望把多年來的所學所得，傳授給新一代有志之士。(受訪者圖片)



姜志名與師父的距離總是這麼近。(受訪者圖片)



姜志名與師父的距離總是這麼近。(受訪者圖片)